

历史方法论大纲

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

[苏] E.M. 茹科夫 著
王 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Ko

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

历史方法论大纲

〔苏〕E.M. 茹科夫 著
王 瑾 译

0003266

上海译文出版社

Е.М.ЖУКОВ
ОЧЕРКИ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ИСТОРИ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根据苏联“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译出

历史方法论大纲

〔苏〕E.M.茹科夫 著

王 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5 1/32 印数8 插页1 字数184,000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册

ISBN7-5327-0079-8/k·001

定价：2.70元

说 明

《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根据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中外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项目的要求编辑出版的。这套译丛主要收入自18世纪至今西方国家以及苏联、东欧国家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名著,以20世纪以来、尤其是当代的著作为主。已有中译本的一般不再收入。各种译著均附有较为详尽的译者序言。

译者前言

这里献给读者的，是一本系统阐述历史方法论的专著。历史方法论的对象和任务是什么，它和历史唯物主义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提出已经很久了，它同人们对于历史科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问题的探讨一般也总从这里开始。一些研究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其任务是发现社会发展规律，而历史科学的任务则是指出这些规律在具体条件下的作用。另一些人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和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全都研究社会生活的发展及其规律。应该指出，前一种观点不仅否认历史规律，而且是一般地否认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据他们看来，历史科学的任务不过是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已有的某些理论性的结论去搜集事实材料。或者反之，为这些事实材料贴上马列主义的标签。后一种观点则显然把研究的客体和研究的对象混淆起来了。我们知道，虽然一切社会科学都研究人类社会这同一个客体，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却是各异的。忽略了这一点，当然也就看不到历史科学本身的方法论了。这两种观点实质上都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科学自身的方法论作了不应有的混同。不可否认，在一定的时期内，以上两种观点的传播曾给历史科学的发展带来这样和那样的危害。

今天，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完全否认历史方法论的独立地

2162/21

位的思想已属罕见,不过,对“历史方法论”的概念,仍有着不同的解释。譬如,有一种观点,根据“历史”这个词本身具有三重涵义,认为历史也应有与每一涵义相适应的各自的方法论:历史作为“历史事件”,有所谓“对象方法论”,它的领域包括研究历史事实,历史过程的原因和规律性。历史作为研究的职能,就有所谓“实用方法论”,它要解决的任务是选择研究的范围,确定史料依据,确定历史评价和历史解释的原则等等。最后,历史作为研究工作的结果,作为对历史事件的各种各样的判断,则具有一种特殊的“非实用性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任务是分析历史学家作出的判断,考察从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中得出的那些最一般的规律性以及历史叙述的原则,如此等等。诸如此类的观点正是在历史方法论领域内常常引起一些争论的问题。当然,这只是涉及它的对象和任务,还远不是历史方法论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本身。而我们指出这一点,已足以表明,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的方法论,从它的定义到它的内容,以至它的体系都是在发展,在不断完善。

在苏联,历史学家和整个理论界十分重视历史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认为这是提高历史研究的效率和解决现实生活提出的迫切任务的一项最重要的前提。自60年代以来,在苏联科学院及其分院的主席团下面,几乎都成立了有关历史方法论问题的学术委员会;在历史学部及其所属的各个研究所中,设置了历史方法论的研究室;各个大学中有关历史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室也积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科学及其方法论的对象的相互关系上,本书作者茹科夫院士和绝大多数苏联哲学家、历史学家有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这两者之间虽然有许多共同点,但它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直接的社会职能方面仍有许多不同。历史唯

物主义研究人类社会是从一般出发的，而历史则从具体出发，前者把一般当作研究的具体目标，而后者把一般当作弄清具体的手段。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其目的是研究这些规律的内容、它们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前提条件。这些规律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而历史科学则通过一些具体的表现来研究社会的规律性，也就是根据历史过程的各种具体多样性来反映这一过程。由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是进行这类具体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但是却不能代替历史科学本身提出的方法论问题。

60年代，苏联著名历史学家 А.И. 达尼洛夫曾在其致苏联《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列举了属于历史方法论的问题达三十多项。近一二十年来，苏联有关历史方法论问题的论著大都属于这个范围。同时应该指出，这些论著绝大多数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于苏联《历史问题》、《哲学问题》等刊物上，或者收入通常以《历史方法论问题》为标题的论文集中。它们所涉及的往往是历史方法论中某一方面的问题，很少有像本书这样，把历史科学的方法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加以研究和阐述的。

本书作者茹科夫院士多年来潜心研究历史认识的规律性问题。苏联评论家在评价本著作时，说它是作者多年来探讨和思考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根本问题的总结。茹科夫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基础。既不应使历史方法论和历史科学本身脱离，也不应把这两者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为指导的，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就必然存在着方法论原则。他指出，历史方法论研究著作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为认识历史现象及其规律确立一些普遍的和统一的原则。作者为自己提出的一个迫切的

任务是：着重指出与历史方法论有关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在理论上的统一性、辩证的相互关系和它们的完整性。

具体说来，作者是从三个方面来论述这些问题的。在第一个方面，历史科学的对象，认识论和历史科学，以及历史科学中的党性原则是作者注意的中心。茹科夫提出了历史科学的对象并非一成不变的思想，并从历史科学的对象的扩大，论述了历史方法论研究的必要性。茹科夫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从马克思主义有关认识的总的理论出发，着重指出了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统一性，辩证方法和历史主义原则在历史科学中的重要地位等等，他称这些问题是一般的方法论问题。但是他指出，这决不等于将一般哲学概念在历史科学中重复一遍。历史学家在认识过程中的积极性首先表现在确定任务和研究方向上，表现在创立和利用理论前提上，表现在提出假设和对这些假设的检验上。他还认为，即使在进行最基础的整理史料这一类工作中，也可以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某种独创性和社会立场。

除了以上的一般方法论问题外，茹科夫认为，历史方法论还要求深入到更具体的历史研究领域内，从而接触一系列问题，如：“历史中的规律性”，“历史的分期”，“世界历史过程的统一性”，“历史学家对史料的理解”，“历史学家的概念和手段”，“历史科学的地位及其在解决现实所提出的任务时所起的作用”等等。茹科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用系统的观点研究社会发展过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由马克思所发现的关于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则是这一观点的基础。在论述历史事实和史料的问题时，他提出，历史方法论的实质，首先就在于确立研究具体历史资料的正确观点并由此产生出它的第一个任务，即为组织材料、客观地挑选和领会材料确定一些原则。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具有对直接研究客体进行“分类”、分析出

其最本质的东西的使命，也就是要从历史材料中发现并区分出一般、特殊和个别。这就是作者论述的第二个方面。

作者论述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关于方法学(Методика)的。过去，这个术语在一般情况下也译作“方法”。但在这里，作者使用这个词时，特别强调了它与恩格斯所说的以马克思的全部世界观为代表的那个“方法”之间的区别。因为恩格斯所说的方法是研究的出发点，实际上就是方法论，所以茹科夫认为不应把方法论和方法学混淆起来。他说，方法论要求对资料进行理论思考，而方法学则不同，它所指的是研究者所采用的那些方法和技术手段的总和，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是从动态中，同时也是从整体性、系统性上来考察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的，因此，利用多种多样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就成为必要了。作者对历史科学中的历史比较方法、统计方法、信息论、数学方法以及模式化的应用作了全面的评述，对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所谓辅助学科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应有的估计，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方法学不可能和方法论没有联系，也不可能不服从于方法论，但是方法学是随着具体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改变的。他在书中探讨了使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所谓“新的”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的途径。

最后作者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必须重视历史科学中的意识形态斗争，他指出，现代资产阶级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政治学中的各种流派纷纷闯入历史的领域。现在这一斗争已不只限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通常直接攻击的与历史认识的本质、历史过程的规律性等等有关的那些方面，而是在历史科学的每一层次上，都在进行着。从60年代以来召开的历届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上反映出来的西方史学家对历史方法论的浓厚兴趣，可以说明这一情况。同时，作者对当代西方史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些流派和倾向作了评述，并着重分析了它

们的折衷主义的特点。他说，具有折衷主义观点的西方作者们总是把不能结合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当前在西方史学研究中极其盛行的“系统方法”、“结构主义”就是如此，它们起到了混淆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界限的作用。

以上我们扼要地介绍了本书的要旨，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论及的许多问题，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也并不都有着同样的观点。同时，作者远未始终贯彻他所要求的、从哲学思想和社会利益这一广阔的背景来研究历史思想的发展。例如，对个别国家，一定时间内出现的史学发展中的某些现象的解释就是孤立地进行的，表现出了简单化。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本书作为阐述完整的历史方法论体系而作的一项尝试，仍有其一定的价值。现代历史学的进步，新的理论概念、理论观点和理论原则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历史方法论研究资料的完善，以及国际上意识形态领域内错综复杂的新形势，都向历史学家们提出一个重要的任务，即对具有方法论、认识论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各种问题综合的研究。

值得庆幸的是，我国正在进行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为研究者们提供了进行这种研究的广阔前景。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正是基于这种愿望，现在将这本书翻译出来作为外国史学理论丛书之一，献给我国的理论界、知识界和历史学界的广大读者，以资借鉴和探讨。

书中对某些过去没有定译或表达不够确切的理论性术语的译作作了新的尝试。正文中章、节的数字是译者加的。本书的翻译曾得到王易今同志的殷切关注，承他通读了全部译文，提了许多好的意见，谨在此表示感谢。由于本书涉及的学科领域广泛，限于译者水平，舛误当不可免，诚恳希望研究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1986年6月于北京

作 者 的 话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都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对象，从而成为一切科学学科的带头人的注意中心。在社会科学中，历史也决非例外。甚至相反，正是在历史科学领域内，思想斗争表现得特别尖锐，而那些千方百计想提出或论证其旨在反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观点的西方作者们也活动得最厉害。

为了实现这类企图，他们往往主要不是正面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采取折衷主义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点，但同时却否认它们是一个伟大的整体。这类表现常常以此为理由，即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世界上发生的社会变化以及评论家们是想要“革新”和“消除”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某些“创新者”专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之间寻找虚构的矛盾。近年来，把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和列宁对立起来的尝试则盛行起来了。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要注意这种敌对活动。必须给予我们意识形态的反对者以应有的回答。

同时我们认为，对于外国史学中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远不是总值得进行直接论战的。首先必须正面阐发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历史的那些根本原理。最为重要的是要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过程的创造性的、彻底反教条主义的、而又完整的解释。生活本身，社会发展的具体进程每天都在证明唯物主义历

史观的科学客观性和正确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完整、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世界观。一个人不能够在一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却是非马克思主义者。

科学方法论研究著作的根本意义在于，为认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确立一些普遍的和统一的原则。这对于历史科学也完全适用。这本探讨历史方法论问题的学术著作的作者，绝对无意于详尽无遗地论述同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有关的各种各样问题。作者为自己提出的一个极其有限然而却很迫切的任务是：着重指出与历史方法论有关的一些最重要问题的理论上的统一性、辩证的相互关系和它们的完整性。

因此，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作者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反对折衷主义的斗争所作的一点微薄贡献。折衷主义企图“肢解”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这种精神非但没有“衰老”，而且不断开辟着世界革命改造的日新月异的前景。

科学院院士 E. M. 茹科夫

目 录

作者的话	1
第一章 作为科学的一门学科的历史	1
一、历史科学的对象	1
二、认识论和历史科学	15
三、党性原则和历史科学中的思想斗争	37
第二章 世界历史过程的规律性	60
一、社会学规律和历史规律	60
二、社会经济形态	84
三、社会革命	115
四、历史的分期	142
五、社会进步	173
六、历史科学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	188
第三章 研究者的内在创作活动	195
一、历史事实	195
二、历史史料	205
三、历史学家的语言	216
第四章 历史和现实	223
人名(汉、俄、西文)对照表	239

第 一 章

作为科学的一门学科的历史

一、历史科学的对象

历史是一门揭示社会运动形式的多样性的科学，是一门为弄清人类在其发展中所走过的各种复杂道路的科学。它也像任何一门科学一样，如果不把客观知识加以系统化，如果不把经验材料进行理论概括，如果不从揭示所研究的那些现象背后的内在规律入手，从而深入到这些现象的实质中去，它便不能存在。

把历史变成真正的科学，这是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分不开的。只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对人类过去的研究才走上科学的轨道，才有了可靠的客观标准和研究方法。当然，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有一些善于思考的人频频提出一个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杂乱无章地进行的呢，还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部落是完全独立地，脱离其他国家、民族、部落而孤立地发展的呢，还是不管其怎样千差万别，在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曾经提出过许多这些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时很有意思，因而是值得重视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诸历史学派的代表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假设，企图借此解释广大群众在一些巨大历史事变中的行为和个别杰出人物的作用。

19 世纪初期的许多著名历史学家曾认识到存在着社会阶级这一事实，并进而承认历史过程中的阶级斗争。但是他们全都未能对下述问题作出解答，即为什么会产生阶级，是什么潜在的动机支配着人的行动，唤起他们去斗争，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口号、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

杰出的思想家 A. 圣西门曾认为，知识的发展是历史过程的根本因素。由于在他之前占主要地位的是人类本性不变这一观念，所以现在过渡到进化思想，过渡到承认人类理想是不断变化的，这已经前进了一步。但是，即使是他，也未能解释为什么知识是不断发展的，于是最终还是回到了人是不断自我完善的、具有一些特殊品质这一论点。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科学中，有一种倾向颇为流行，即用各种各样第二位的原因对某一社会的具体发展过程作任意的解释。例如，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试图从宗教观点的特殊性中，从复杂的等级结构中，从公社或氏族-部落联系特别牢固这一特点中寻找某个社会，甚至是整个文明的特点。^①

马克思首先从科学上对历史研究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出了论据确凿的回答。在发挥他的解释历史的原则时，他是从先进的社会思想早先取得的成就出发的。列宁不止一次地着重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中没有一点“宗派主义”的影子，这里的“宗派主义”就是指脱离了世界文明发展康庄大道的僵硬和闭塞的学说。

① 某些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近年来一直试图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提出异议，他们的理论根据是，在原始的社会关系中似乎起过主要作用的“个人联系”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任何联系，无论是道德-宗教的或者个人职位高低的联系，都不可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如果不从事一定形式的生产活动，便根本不可能生存。尽管包着神秘外壳的宗教思想具有最精致的形态，但是归根到底，这些形态都不过是以该时期占主要地位的那些经济生产关系为范本的模制品。

相反地，他指出，马克思的天才之处正在于“他对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那些问题作出了回答”^①。

马克思主义为解决那些千百年来都未得到满意解释的问题而精心探讨的方法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点。具有社会性的人，在满足其要求时所采取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这些要求本身），取决于人所掌握并赖以生存的工具和资料的特点。生产力的概念则包含这些力量和资料的总和，也包括利用它们的能力。所以，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发展在人类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曾写道：“……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②

马克思主义理解历史过程的出发点是，人类发展的道路是随着劳动资料和劳动工具的日益完善，随着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循序渐进地由原始的存在形式和意识形式向日益复杂、进步的存在形式和意识形式不断前进的道路。马克思发现，任何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产生，只有用维护该制度和该思想的那些社会阶层的特定的经济利益，才能予以解释。马克思写道：“……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③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亦即物质生活生产的客观条件的发现，

①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81—584页。

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87页。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页。

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创立了基础，这是马克思的一项最伟大的功绩。这是历史科学的基础。最后，终于找到了科学地研究历史的可能；正如列宁所说的，“即把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①。象对待客观自然历史过程一样科学地对待社会发展便有了可能。

尽管世界历史过程具有多样性，但却又承认它具有统一性，其基础是什么呢？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人类共同体，以至整个社会来说，满足其基本的需要，首先是食物、衣着和住房等方面的需要，从来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他们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历史科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解释各种各样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是如何在社会关系中反映出来的，这些关系的形式是怎样形成的。

研究人类社会的前进运动，阐明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那些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规律性，便使学者们有可能分辨出与社会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人类发展中的一些大的进步阶段。正是这些阶段的更替表现了社会前进运动的最普遍的总方向。

但是，生产的发展和人类的生产活动虽然是社会运动的基础和第一位的原因，却不能包括社会运动的全部内容。历史过程是远为丰富的。早在上个世纪末恩格斯便指出了这一极其重要的原理。他当时曾对那些只愿看到社会中的经济联系而不愿看到其他任何联系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嘲笑说：“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

^① 列宁，《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9页。